

。惠安伯應張題稱：『……自奉旨停買之後，臣即嚴行各城，備造清冊，以便銷算，除臣撥造清冊，交過戶部銀八千四百九十六兩七錢一分三厘，掣有印批存照。中東西三城，大宛二縣尚積存煤四萬二千五百四十五鈔，……共用銀一千五百零三兩，皆係嚴冬價貴之時，每鈔四文收買者，今時價甚平，似難賤買。合無准其銷算，貯之以備緩及？或以爲數不多，必完前銀，以足一萬之數，須俟今冬時價少騰，責令城縣將前煤變煤交銀？二者統祈聖裁！但城縣各官勞苦，不止收買煤鈔不敢稍刻而叙，亦不忍混沒其勞。至於隨官丁十餘員名內，有部制都守等官段應先，張思益等五員，皆係節次捐貲自備，勞苦尤著，臣亦不忍混沒其勞，容臣開送過部，以憑核叙。……今值城解嚴，例宜復命，除京營原撥馬兵一百名已經撤回，其領到同馬二十四應繳還兵部。領過草料容臣另文銷算。奉旨：張承胤督催煤運，具著勤勞，並本內官丁及城縣各官，通與分別覈叙，積存准銷算，另貯備用。該部知道！

北京大學整理清
代內閣檔案報告

要件

五六二

整理檔案會
不許轉載

1661 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，兵部題稿（附行）一件，爲恭承聖諭，備陳戰守急事。戶科都給事中荆永祥題稱：『頃者奴入界嶺，其大衆未到，孤軍必不敢深入狂逞也。臣聞西協諸路外胡馬聯創一十三營，幸關臣衛周胤巡閱在彼，曹古兩路之兵俱調堵截，合衆堵禦，是以未能進。但其六營已占外山之巔，恐相持日久，我軍孤力難支，宜勒令王繼謀率制勝諸營之兵合力策防。……今中西兩協並急，樞部當飛檄督臣趙光抃，視最急者躬親應援。……奴一番進口，一番深入，今自河北彰，衛，大名，青，兗諸郡，毋謂其遠而不能即到也，在在當防，處處宜清。臣門近畿，村莊人家，止挈細軟，而糧米芻糞重不能致者，俱委棄以去，此就非寇資？宜通行州縣，諭令搬移入城，糧搬移不及，當盡燬之。至城守文武各官要在能，母是已見而排衆，母因衙門而生嫌。擇城軍士，要在能靜，母未來而母先時以張皇，母已至母臨事以錯忙。至各倉庫草場，宜時時戒備。……刑部獄因提牢司官，及巡緝人役，當加意鈴束。臣於丙子年巡視京營，坐臥城頭約四十餘日，見一切守禦事宜，頗爲嚴密，惟守兵丁之外，當於各門各角另設精銳遊兵數千，認定信地，以資

策應。非其信地，一概不許亂動』奉旨，『奏內主繼謀合力策防，趙光抃相機應援，其城守宜和宜靜，各門官另設游兵，併一任倉場牢獄等處，嚴加巡緝，均與防禦有裨，着即與察議具覆。該部知道！』

看得……京軍最多習詐，必總戎協理持以鎮靜，出以綏和，斯維城可壯，而根本無虞。若添設游巡於各門各角各數千，舍京營別無抽選，非總協二臣孰爲料理？是在聖明一嚴勅，便可立就者。若巡緝倉場獄禁，臣部業已申飭捕營，並行中軍都督府分派勦賊巡緝外，合再爲叮嚀。奉旨：

鎮靜綏和，自是城守至理。其添設游兵，着總協臣詳議速奏，倉場獄禁巡緝，倍宜嚴，該部即行申飭！

爲此 一行戎政府，一行戶部，一行刑部。

1662 崇禎七年八月（缺日），兵部行稿一件，爲道臣催兵勦賊，委非拒阻援師，略陳梗概事。宣府巡撫焦源清題：『據薊遼總督傅題前事，奉旨：『尤世威，祖大弼援兵。即着張國元

北大京學整理清
代內閣檔案報告

要件

五六三

整理檔案會
不許轉載

，高起潛速催刻期抵關，以便策援。主應陣貼防案，馬，昨張國元疏稱，傅宗龍有詳稟令箭嚴催前往，今又檄令赴昌，軍機如此游移，成何調度？遠着遵前行！其關，寧各再調一萬，應否盡赴援宜，兵部確議速覆！張維世阻遏援兵，是何緣故？著自行回奏！宣東新經殘破，糧餉措辦亦難全責懷來，着戶部差去司官同心料理，毋得誤卸，致誤急需。』臣查得，自賊奴犯宣，都議吳襄領兵赴援，初奉旨云：『星赴宣鎮，視賊所向，鼓譟助。』再奉旨云：『……著再催各兵將着錢馳勦。』又特奉聖諭云：『宣鎮被圍，勢甚孤危，甯，薊等兵，速督出關，相機進剿。』仰見軫念宣鎮緊要遼陵京，責成何等詳切！總令吳襄赴宣救援未嘗使駐劄懷來也，而吳襄抵居庸，不肯西移一步，道臣張維世催吳襄督兵西援，誠恐坐失機會，故屢次移札不應，不得已出揭達部，原其本心，蓋實促之使前，不令其逗留於上，非敢阻之使回，不令其駐劄於上也。……吳襄之不肯西也，罪該道以拒阻，吳襄之縱欲西也，又罪該將以擅行，不幾分情弁異日自贖耶。』

據奏，張維世情非阻遏，知道了。應按宣連，克濟在和，今督督鎮整旅西行，焦源清同